



結，長得像翅膀，只是它的飛翔能力，被收走了。
我們凝視它。不禁要追索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它在什麼時候，被
綑綁了。

無意中發現，收、送禮物，攸關一個結；關於它是怎麼綁成了結，
又如何被打開，成為歡喜，變成飛翔。
禮物上的結被打開後，就沒有結了，變成一道直線。金的、紅
的、花的緞帶。

有些人不僅收下禮物，還會留藏這些緞帶。
用來記憶，它們是結，也曾是飛翔。

不知道的事

文 | 凌 明玉

不

知道的事，像無所不在的溼氣，留駐在牆面，羅織成畫，浮凸時間的線索。那時，我們還不清楚，得到了不只是甜美，還有數不清的繫心牽掛。不知道的事，從此開始。

家中有獸，聲音近乎無聲，中年之姿的貓咪，時常拖著腳步溫吞漫走，他的生活不再有冒險亦遺忘捕獵本能。或者是我，以一個家困守了他，讓他失去雄心也失去自由？自老公寓遷至大樓居住後，愈接近天際線愈靠近想像的烏托邦，慢慢的，我辭去工作，有時讀書寫作，空想占據了很多時間，大約這個時候，貓咪加入了我們的生活。

朋友家貓口眾多，她始終想讓我練習擁有一隻貓，她懂我，如此想望擁有一隻貓的陪伴，於是我將小貓裝在棉質提袋偷偷摸摸帶回家，朋友笑說，「妳先生可能無法消受這份驚喜，如果真的不行，再還給我吧。」後來發現擁有其實是沉重，陪伴更是輕蔑的念頭，兩者皆不能輕易定義

從今而後我們和貓咪的關係。

我們開始練習，練習重新看待生命的餽贈。是該認真寵愛的，由一掌可握的精靈樣貌，化為懷抱滿身的豐腴大貓，練習是必要的。從清淺呼吸、會蹦會跳的小獸，做為玩耍之物輕率的對待，直至日日梳理他蓬鬆或糾結的毛，他亦以溫暖包覆我們奔波於外的疲憊低氣壓。是該沈默的，生活緊繃時，望著貓咪緊抿的嘴角，教人學會沈澱和放鬆，原來當他瞳孔眯成細線，那些尖銳的刺眼的也就悄然流失了。

近日多雨很少天晴，灰暗天際偶有飛鳥掠過長桌玻璃鏡面，他懶得移動身軀只隨手撲抓幾次幻影，老貓入定的姿態。他從不逼視日常，而是讓日常靠近自己，我卻總讓日常擾亂心房。

那日讀梭羅所寫，「生長在雜草蔓生的林間小路上的香蕨木和木藍上的露珠會把你下半身打溼。叢生櫟的葉子泛光，好似有液體在上面流過……」想到往後人們皆要握著書、緬懷過去虛



設未來，方才懂得悲涼無法描摹的況味。貓咪不曾知曉梭羅描述的露珠、星光、葉叢和樹林，在城市之窗他遙望日月推移，安穩的從喉嚨發出呼嚕聲響。書頁尾聲，我揉揉徹夜痠澀的眼，陡然從寶藍天色中亮起的朝陽，已將整個廳堂灑滿了晶瑩貝殼一樣的星砂，而貓咪只是無聲踩著光線，悄悄溜到走廊陰影處，將自身縮成一個句號，很小的歎息似，適才望見日夜交班的美麗霎那，已成為輸給時間的籌碼。

七歲的他，不喜玩小把戲了，彷彿進階到另一時空，常眯眼睥睨我，雖還注重儀容也只是憊懶的捧著尾巴整理，接著便是往沙發扶手旁倚靠，擺放他如千斤沈重的頭顱，繼而酣然入睡。睡和不睡，是貓咪最多的日常選項，與我寫或不寫，時間的分配比例相同；但我不書寫也讓渡許多時間給與睡眠，該睡時也孜孜矻矻敲打鍵盤，如同他在夜裡悄悄欺近腳邊，偷偷磨過我的小腿肚，那是一句叮嚀，怎麼還不睡，或是我陪著妳直至天光。最喜歡這種無所謂的時刻。

當他親熱磨過紙箱周圍的稜角，連同置放一旁的稿件也啃咬得有滋有味，紙箱邊緣鋸齒彎曲處沾滿的毛絮都是他安靜的愛戀，以及沈默仰首凝望的時光，我僅是食指點點他溼溼的鼻頭，他便乖順窩在筆電旁假寐。當我寫稿多是狠心漠視，亦無法多接收他的眼神，這些渴求曾數次動搖了敘事意志，但不管我如何鋪陳傷口隱喻，反覆掀起又遮蔽，故事結局慢慢的總會美好一點，一如時間從不吝給我們機會去寬待往事裂口。

步入中年的我們重新開始，如金石承諾，好好照顧一隻貓兒，並不打算還給朋友這份禮物。貓咪讓我們不斷重返時間現場，童年的遊戲，育養一個家，以及了解信守的定義。偶爾我趴在地板學他翻滾，與他一起伸長手腳進行貓式瑜珈，他總困惑歪著頭，又當沒什麼事發生徐緩走到玄關坐下，那大多是家人返家時刻；他的貓天線掃描整個樓層的歸人，聆聽每支鑰匙轉動家的聲音，每天每天，如此堅持。

鋒面將來，高樓窗外呼嘯的風還澎湃著海



浪音響，建築是擺盪在半空中的鐵達尼，家人歸返後，貓咪又走回我腳邊翻滾著肚腹，不管豪雨拍擊在窗櫺之外，他一派安然自得。他的腦容量很小吧？大約只記得揉他下巴要呼嚕，雀鳥啾啾飛過窗櫺必凝神靜聽，長廊傳來腳步聲即專注守候……發現雨後飛蛾，注視薰風吹搖著插在酒瓶中的乾燥蘆葦，那些瑣碎無用的枝節，他都很感興趣的撿拾和傾聽。

不知道的事，還有更多，被遺忘在季節改換、書頁翻撥的某個下午。當我在某個夏夜晚風中，伸手覆蓋在貓額頭上，攫取一些小貓嬰兒般甜美眠睡，或在涼薄秋日，無端想念他追逐長尾並咬嚙紙球的身影，時間點點漏逝於我們熬過的長夜，以及他專注盯視尖耳朵的倒影，這些長短不一的畫面都落在微亮天光裡。

我們終於經過了多少季節呢？望著貓咪過日子，狂躁之心不由學會數起慢拍子，偶爾看他忽然聳立身軀望著天空嘆嘆而過的直升機，一次次警戒，煥發神采的英氣之眼，須臾亦無所執、捧

著頭睡倒在身側。貓咪日日將輕巧步伐填滿磁磚空格，偶爾屈身窩在空格之中，如逗點與句點的小憩，提醒我觀看日常的餘裕，每當回頭看他熟睡，忽而了解現世安穩該是如何讀取。

貓咪鍾情於牆上的新掛鐘，經常世事不驚、萬情不擾的盯著秒針，一格格移動目光，輕微的一呼一吸，如此永恆。經常人貓依偎著，即想起美國詩人桑德堡的〈霧〉：「霧來了／以小貓的腳步。」詩人描寫著貓兒的步履如霧般空靈，不沾塵世的目光，遙望港口城市繁華的一日逝水，詩人筆下「無聲的拱起腰部」的貓兒，讓我思及將自己拋擲給虛空的姿態，也要是放盡力氣的優雅之姿，前途無效或茫然時序交替之後，或許一切如霧一般，但真實是我們在一起生活著，我們仍在一起，每天每天。

這些不知道的事，後來才懂得，星星點點都是饋贈，而不經意由指縫漏失的，是愛，或者忠貞，我們都說不清了。